

独龙语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 一致关系的控制项*

彭 茹 唐贤清

[提要] 独龙语迪政当话动词的人称一数范畴通过在动词上添加标记成分及动词词根的屈折变化表示动词与控制项在人称一数上的一致关系。动词人称一数范畴一致关系的控制项具有类型多样、选择规律复杂的特点。充当控制项的句法成分有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领属定语。不同控制项的选择是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宾语格助词缺乏、礼貌原则以及名词性成分的定指度、生命度、自控度等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独龙语迪政当话 动词人称一数范畴 一致关系 控制项

一 引 言

独龙语动词有人称一数范畴，动词与相关句法成分在人称一数上的一致关系通过在动词上添加标记成分及动词词根的屈折变化表示。本文采用 Corbett (2001) 的术语，把决定一致关系的语言单位称为“控制项 (controller)”，如主语。独龙语动词人称一数范畴一致关系的控制项 (以下简称“控制项”) 具有类型多样的特点。有关独龙语的控制项^①，刘菊黄 (1988) 发现独龙江方言南部土语木力王话有主语、宾语^②及主语和宾语等；制约各控制项出现的条件有：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句子的一般式与强调式^③，代词主语和宾语的人称一数。

刘菊黄 (1988) 对独龙语控制项的类型及其出现条件的揭示，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我们通过对独龙江方言北部土语迪政当话 (以下简称“迪政当话”) 400 余个常用动词进行穷尽调查后发现，迪政当话控制项的类型与选择规律存在着一些不同于南部土语的特点。首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湘与黔桂边跨方言跨语言句法语义比较研究 (15ZDB105)”及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独龙语动词语法范畴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2019M65278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多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杨将领博士请教，谨此致谢；也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如有错误概由作者自负。

^① 孙宏开 (1982)、刘菊黄 (1988) 都对独龙语动词所反映的相关句法成分的人称一数进行了描写，所使用的术语是“主语”“宾语”等。我们将“主语”“宾语”等决定一致关系的句法成分统称为“控制项”。

^② 从刘菊黄 (1988) 所举的例子看，“宾语”都是直接宾语。

^③ 刘菊黄 (1988) 并未对“强调式”进行定义，但根据所举例句，其“强调式”应是戴庆厦、李洁 (2005) 讨论的“强调施事句”。本文的“强调式”指“强调施事句”，“一般式”指“非强调施事句”。

控制项除主语、直接宾语外，还有间接宾语^①、领属定语等；其次，不同控制项的选择不仅与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句子的一般式与强调式、代词主语和宾语的人称一数有关，还与宾语格助词缺乏、礼貌原则及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自控度等因素有关。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迪政当话为对象，对独龙语控制项的类型、选择规律及成因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语料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文中所用例句主要是“启发式语料”。语料主要提供者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村民龙华生，1980年生人，在家庭内和村寨里都使用独龙语，1998年至2001年在贡山县城求学，未长时间离开过家乡。

二 控制项的类型及选择规律

迪政当话控制项类型丰富，选择规律复杂，是藏缅语动词人称一数范畴一致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

(一) 控制项的类型

迪政当话的动词能够反映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领属定语等句法成分的人称一数。因动词性质及句式的不同，控制项既可以是上述成分中的某一个成分，也可以是上述成分中某两个成分两可的情形，甚或同时是上述成分中的某两个成分，从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但是，各类型出现频率不同。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 主语控制项：这一类型在迪政当话里是主要的控制项。例如：

(1) u⁵⁵gɔ⁵³ gem⁵⁵ gem⁵⁵ zɛŋ⁵⁵-ɕu-ŋ⁵⁵ pɛi⁵³ ɛŋ⁵³ ja⁵³ le⁵⁵ wen⁵⁵-ɕu⁵³.
 我 刚刚 装-后缀-后缀 时候 他 这 助 取出-后缀
 我刚进去他就出来了。

(2) ɛŋ⁵³ u⁵⁵juŋ⁵⁵ zɛŋ⁵⁵-ɕu⁵³ du⁵⁵zɯ⁵⁵. 他让我俩进去。
 他 我俩 装-后缀 助

例(1)(2)的控制项都是主语。例(1)前一分句的主语 u⁵⁵gɔ⁵³ “我”，以在动词 zɛŋ⁵⁵ “装”的反身态后缀 -ɕu⁵³ 上加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ŋ⁵⁵ 及 -ɕu⁵³ 的声调由 53 调变为 55 调表示；后一分句的主语 ɛŋ⁵³ “他”，以动词 wen⁵⁵ “取出”的反身态后缀 -ɕu⁵³ 的零形式表示。例(2)的主语 ɛŋ⁵³ “他”，以助词 du⁵⁵zɯ⁵⁵^② 的零形式表示。

2. 直接宾语控制项：这是出现频率仅次于主语控制项的一种类型。例如：

(3) ɛŋ⁵³ tɛ⁵⁵ (nu⁵⁵juŋ⁵³) zɛŋ⁵⁵-ɕu⁵³ nu⁵⁵-zɯ⁵⁵-juŋ⁵⁵. 他让(你们)进去。
 他 助 (你们) 装-后缀 前缀-助-后缀

(4) ɛŋ⁵³ tɛ⁵⁵ u⁵⁵juŋ⁵⁵ nu⁵⁵-set⁵⁵-ɕu⁵³. 他打了我俩。
 他 助 我俩 前缀-打-后缀

例(3)(4)的控制项都是宾语。例(3)的宾语 nu⁵⁵juŋ⁵³ “你们”，以在助词 du⁵⁵zɯ⁵⁵^③

^① 本文按照传统描写语法的观点，把迪政当话中带与格、方向格助词的成分统称为“间接宾语”，把不带格标记的受事成分称为“直接宾语”。

^② 杨将领(1999)认为独龙语孔当话分析式使动结构中的 dɕu⁵⁵ 为助词，由动词 dɕu⁵⁵ “说、讲”虚化而来。迪政当话的 du⁵⁵zɯ⁵⁵ 与孔当话的 dɕu⁵⁵ 语法作用相同，因此，关于其性质，本文采用杨文观点。迪政当话中以 du⁵⁵zɯ⁵⁵ 构成的分析式使动结构，动词的人称一数变化由 du⁵⁵zɯ⁵⁵ 体现。

^③ 助词 du⁵⁵zɯ⁵⁵ 前加受动标记 nu⁵⁵- 时，弱化音节 du⁵⁵ 会丢失，以下同。

前、后分别加受动标记 $n\text{u}^{55}$ - 和多数标记 $-j\text{u}\eta^{55}$ 表示；例（4）的宾语 $\text{u}^{55}j\text{u}\eta^{55}$ “我俩”，以在动词 set^{55} “打”前、后分别加受动标记 $n\text{u}^{55}$ - 和双数标记 $-\text{cu}^{53}$ 表示。

3. 间接宾语控制项：这一类控制项出现频率较低。例如^①：

(5) $\text{u}^{55}j\text{u}\eta^{55} \text{le}^{55} \text{m}\text{o}^{\text{?}55} n\text{u}^{55}\text{-ku}^{53}\text{-ia}^{55}\text{-cu}^{53}$. 我俩感冒了。
我俩 助 感冒 前缀-传染-后缀-后缀

例（5）的控制项是间接宾语 $\text{u}^{55}j\text{u}\eta^{55}$ “我俩”，其在动词 ku^{53} “传染”前、后分别加受动标记 $n\text{u}^{55}$ - 和双数标记 $-\text{cu}^{53}$ 表示。

4. 主语的领属定语控制项：这一类型受主语生命度的制约，但出现频率不低。例如：

(6) a. $\text{u}^{55}\text{g}\text{o}^{53} \text{p}\text{a}^{55} \text{z}\text{e}^{\text{-}\eta^{55}}$. 我肚子疼。
我 肚子 疼-后缀
b. $n\text{a}^{53} \text{p}\text{a}^{55} n\text{u}^{55}\text{-z}\text{a}^{55}\text{-e}^{53}\text{?}$ 你肚子疼吗？
你 肚子 前缀-疼-后缀
c. $\text{e}\eta^{53} \text{p}\text{a}^{55} \text{z}\text{a}^{53}$. 他肚子疼。
他 肚子 疼

例（6）的控制项都是主语的领属定语。其中，例（6a）的定语 $\text{u}^{55}\text{g}\text{o}^{53}$ “我”，以在 za^{53} “疼”^②上加后缀 $-\eta$ 及 za^{53} 的声调由 53 调变为 55 调表示；例（6b）的定语 $n\text{a}^{53}$ “你”，以在 za^{53} 上加前缀 $n\text{u}^{55}$ - 表示；例（6c）的定语 $\text{e}\eta^{53}$ “他”，以 za^{53} 的零形式表示。

5. 主语或直接宾语控制项：这一类型受动词性质的制约，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例如：

(7) a. $\text{e}\eta^{53} \text{t}\text{e}^{55} n\text{a}^{53} \text{l}\text{o}\text{n}^{55}\text{-a}^{55}\text{?}$ $\text{e}\eta^{53} \text{t}\text{e}^{55} \text{u}^{55}\text{g}\text{o}^{53} \text{l}\text{o}\text{n}^{55}$.
他 助 你 找到-后缀 他 助 我 找到
他找到你了吗？他找到我了。
b. $\text{e}\eta^{53} \text{t}\text{e}^{55} n\text{a}^{53} n\text{u}^{55}\text{-l}\text{o}\text{n}^{55}\text{-ia}^{53}\text{-a}^{55}\text{?}$ $\text{e}\eta^{53} \text{t}\text{e}^{55} \text{u}^{55}\text{g}\text{o}^{53} n\text{u}^{55}\text{-l}\text{o}\text{n}^{55}$.
他 助 你 前缀-找到-后缀-后缀 他 助 我 前缀-找到
他找到你了吗？他找到我了。

例（7a）的问句和答句，控制项都是主语 $\text{e}\eta^{53}$ “他”，以动词 $\text{l}\text{o}\text{n}^{55}$ “找到”元音 o 变长的方式表示。例（7b）的问句和答句，控制项都是宾语，问句宾语 $n\text{a}^{53}$ “你”和答句宾语 $\text{u}^{55}\text{g}\text{o}^{53}$ “我”都是以在动词 $\text{l}\text{o}\text{n}^{55}$ “找到”前加受动标记 $n\text{u}^{55}$ - 表示。

6. 主语或间接宾语控制项：这一类型也受动词性质的制约，但出现频率不低。例如：

(8) a. $\text{e}\eta^{53} (\text{t}\text{e}^{55}) \text{u}^{55}\text{g}\text{o}^{53} \text{le}^{55} \text{j}\text{o}^{\text{?}55} \text{s}\text{u}^{55}\text{-k}\text{e}\text{m}^{55} \text{d}\text{u}^{55}\text{z}\text{u}\text{u}^{55}$. 他让我帮烤衣服。
他 助 我 助 衣服 前缀-干 助
b. $\text{e}\eta^{53} (\text{t}\text{e}^{55}) \text{u}^{55}\text{g}\text{o}^{53} \text{le}^{55} \text{j}\text{o}^{\text{?}55} \text{s}\text{u}^{55}\text{-k}\text{e}\text{m}^{55} n\text{u}^{55}\text{-z}\text{u}\text{u}^{55}$. 他让我帮烤衣服。
他 助 我 助 衣服 前缀-干 前缀-助

^① 例（5）中，我们将 $\text{u}^{55}j\text{u}\eta^{55}$ “我俩”分析为“间接宾语”、 $\text{m}\text{o}^{\text{?}55}$ “感冒”分析为主语，而不认为 $\text{u}^{55}j\text{u}\eta^{55}$ “我俩”是“主语”。作出这种分析的理由有二：一是 $\text{u}^{55}j\text{u}\eta^{55}$ “我俩”后可带方向格助词 le^{55} ，在迪政当话中，主语能带的助词只有施事格助词 te^{55} ；二是动词 ku^{53} “传染”前加了受动标记 $n\text{u}^{55}$ -，如果 $\text{u}^{55}j\text{u}\eta^{55}$ “我俩”是主语的话，则不应加受动标记 $n\text{u}^{55}$ -。

^② za^{53} “疼”加后缀 $-\eta$ 后，元音 a 变为 e 。下文韵母为单元音 a 的动词同。

(9) a. ɛŋ⁵³ (tɛ⁵⁵) nu⁵⁵:juŋ⁵³ le⁵⁵ u⁵⁵:juŋ⁵³ .ɪɑ⁵⁵ lu⁵⁵gɪu⁵³ leŋ⁵⁵ du⁵⁵:zuu⁵⁵.

他 助 你们 助 我们的 兄弟姐妹 鞋 脱 助

他让你们给妹妹脱鞋。

b. ɛŋ⁵³ (tɛ⁵⁵) nu⁵⁵:juŋ⁵³ le⁵⁵ u⁵⁵:juŋ⁵³ .ɪɑ⁵⁵ lu⁵⁵gɪu⁵³ leŋ⁵⁵ nu⁵⁵-zuu⁵⁵-juŋ⁵⁵.

他 助 你们 助 我们的 兄弟姐妹 鞋 脱 前缀-助-后缀

他让你们给妹妹脱鞋。

例(8a)(9a)的控制项都是主语 ɛŋ⁵³ “他”，以助词 du⁵⁵:zuu⁵⁵ 的零形式表示。例(8b)(9b)的控制项都是间接宾语。例(8b)的间接宾语 u⁵⁵gɔ⁵³ “我”，以在助词 du⁵⁵:zuu⁵⁵ 前加受动标记 nu⁵⁵- 表示；例(9b)的间接宾语 nu⁵⁵:juŋ⁵³ “你们”，以在助词 du⁵⁵:zuu⁵⁵ 前、后分别加受动标记 nu⁵⁵- 和多数标记 -juŋ⁵⁵ 表示。

7. 主语或主语、宾语^①的领属定语控制项：这一类型的出现频率也相对较低。例如^②：

(10) a. na⁵³ tɛ⁵⁵ u⁵⁵gɔ⁵³ ka⁵⁵za⁵⁵ pu⁵⁵-zi⁵⁵. 你帮我喂一下鸡。

你 助 我 鸡 食 前缀-给

b. na⁵³ tɛ⁵⁵ u⁵⁵gɔ⁵³ ka⁵⁵za⁵⁵ pu⁵⁵-zi⁵⁵-wɛ-ŋ⁵⁵. 请你帮我喂一下鸡。

你 助 我 鸡 食 前缀-给-后缀-后缀

例(10a)的控制项是主语 na⁵³ “你”，以在动词 zi⁵⁵ “给”前加命令式标记 pu⁵⁵- 表示；例(10b)的控制项是主语 na⁵³ “你”和宾语 ka⁵⁵za⁵⁵ “鸡食”的领属定语 u⁵⁵gɔ⁵³ “我”，主语 na⁵³ 以在动词 zi⁵⁵ “给”前加命令式标记 pu⁵⁵- 表示，定语 u⁵⁵gɔ⁵³ “我”以在受益标记 -wa⁵³ 上加 -ŋ 及 -wa⁵³ 的声调由 53 调变为 55 调表示。

(二) 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迪政当话控制项类型的多样性，决定了控制项选择规律的复杂性。下面我们以控制项的类型为纲，对迪政当话控制项选择的规律进行归纳说明。

1. 主语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1) 各人称主语(名词视同第三人称，以下同)不及物动词自动句及使动句的一般式。自动句如例(1)，使动句的一般式如例(2)。如果主语是人称代词的并列结构，主语控制项的人称遵循“1 > 2 > 3”等级序列的原则，数则由各人称的总和而定。以下各类控制项都遵循该规则。例如：

(11) a. nu⁵⁵ni⁵⁵ ni⁵⁵ u⁵⁵:juŋ⁵⁵ ke⁵⁵ket⁵⁵ zɛŋ⁵⁵-ɕi⁵⁵ ɔɔ⁵⁵. 你俩和我俩一起进去吧。

你俩 和 我俩 一起 装-后缀 助

b. nu⁵⁵:juŋ⁵³ ni⁵⁵ (gu⁵⁵) ɛŋ⁵⁵:juŋ⁵³ ke⁵⁵ket⁵⁵ pu⁵⁵-zɛŋ⁵⁵-ɕi⁵⁵-juŋ⁵⁵.

你们 和 (个) 他们 一起 前缀-装-后缀-后缀

你们和他们一起进去。

例(11a)中，反身态标记 -ɕu⁵³ 的元音由 u 变为 i，表明控制项是 u⁵⁵:juŋ⁵³ “我们”，

^① “宾语”这一概念，在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都仅指“直接宾语”，以下同。

^② 例(10)中，我们将 u⁵⁵gɔ⁵³ “我”分析为宾语 ka⁵⁵za⁵⁵ “鸡食”(ka⁵⁵za⁵⁵ 是一个复合词，因为 kaŋ⁵⁵ “鸡”本带喉塞音尾，在复合词中喉塞音尾须脱落)的领属定语，而不认为 u⁵⁵gɔ⁵³ “我”是间接宾语。作出这种分析的理由是，迪政当话给予类双宾结构的被给予者，必须带与格助词 le⁵⁵，如：na⁵⁵ (你) ɛŋ⁵³ (他) le⁵⁵ (助) zi⁵⁵je⁵⁵ (书) ke⁵⁵ (一) puŋ⁵⁵ (本) pu⁵⁵-zi⁵⁵ (给) “你给他一本书。”然而，例(10)中的 u⁵⁵gɔ⁵³ “我”是不能带与格助词 le⁵⁵ 的。下文例(22)(23)与例(10)类同。

即人称随并列结构中的第一人称 $ur^{55}juŋ^{55}$ “我俩”，数则是 $ur^{55}juŋ^{55}$ “我俩”与 $nur^{55}ŋi^{55}$ “你俩”的总和；例(11b)中，动词 $zɛŋ^{55}$ “装”前后加 pu^{55} - 和 $-juŋ^{55}$ ，反身态标记 $ɕu^{53}$ 的元音由 u 变为 i ，可知控制项是 $nur^{55}juŋ^{53}$ “你们”，即人称随并列结构中的第二人称 $nur^{55}juŋ^{53}$ “你们”，数则是 $nur^{55}juŋ^{53}$ “你们”与 $ɛŋ^{55}juŋ^{53}$ “他们”的总和。

2) 各人称主语及物动词自动句的一般式。例如：

(12) a. $ur^{55}gɔ^{53} ɛŋ^{53} set^{55}$. 我打他。

我 他 打

b. $ɛŋ^{53} ur^{55}juŋ^{53} set^{55}$. 他打我们。

他 我们 打

例(12a)(12b)的控制项分别是主语 $ur^{55}gɔ^{53}$ “我”、 $ɛŋ^{53}$ “他”，因为动词 set^{55} “打”都采用零形式。

3) 主语为第一、第二人称不及物动词使动句的强调式。例如：

(13) a. $ur^{55}gɔ^{53} tɛ^{55} nur^{55}ŋi^{55} zɛŋ^{55}-ɕu^{53} du^{55}zɔu^{55}-zɔu^{55}$. 我让你俩进去了呀。

我 助 你俩 装-后缀 助-后缀

b. $na^{53} tɛ^{55} ur^{55}juŋ^{55} zɛŋ^{55}-ɕu^{53} pu^{55}-zɔu^{55}-ɬa^{53} (ɕin^{53}), mu^{55}dɔ^{55} ur^{55}ja^{53} ur^{55}ja^{53}-$

你 助 我俩 装-后缀 前缀-助-后缀 (助) 汽车 快要

$tɛhe^{55} ji^{55} pu^{55}wa^{53}, me^{55}be^{31} ur^{55}juŋ^{55} mu^{55}dɔ^{55} mu^{55}-zi^{55}-ɕu^{53} je^{55①}$.

走 将要 不然 我俩 汽车 前缀-赶-后缀 的是

你让我俩进去吧，汽车马上就要走了，不然赶不上了。

例(13a)的控制项是主语 $ur^{55}gɔ^{53}$ “我”，因为助词 $du^{55}zɔu^{55}$ 的词根 $zɔu^{55}$ 与完成体标记 $zɔu^{55}$ 都采用零形式；例(13b)前一个分句中，助词 $du^{55}zɔu^{55}$ 前加命令式标记 pu^{55} ，且词根 $zɔu^{55}$ 元音 u 变长，说明控制项是主语 na^{53} “你”。

4) 主语为第一、第二人称及物动词自动句、使动句的强调式。例如：

(14) a. $nur^{55}juŋ^{53} ur^{55}gɔ^{53} tɛ^{55} lɔ-ŋ^{55}-zɔu^{55}$. 我找你们了。

你们 我 助 找-后缀-后缀

b. $nur^{55}ŋi^{55} tɛ^{55} ur^{55}juŋ^{53} nur^{55}-set^{55}-ɕu^{53}$. 你俩打了我们。

你俩 助 我们 前缀-打-后缀

(15) a. $ur^{55}gɔ^{53} tɛ^{55} nur^{55}juŋ^{53} le^{55} ur^{55}juŋ^{53} ɬa^{55} lu^{55}gu^{53} leŋ^{55} du^{55}zɔu^{55}$.

我 助 你们 助 我们的 兄弟姐妹 鞋 脱 助

我让你们给妹妹脱鞋。

b. $nur^{55}ŋi^{55} tɛ^{55} ur^{55}juŋ^{53} le^{55} ɛŋ^{53} set^{55} nur^{55}-zɔu^{55}-ɕu^{53}$. 你俩让我们打他。

你俩 助 我们 助 他 打 前缀-助-后缀

例(14)是自动句的强调式，例(15)是使动句的强调式。例(14a)的控制项是主语 $ur^{55}gɔ^{53}$ “我”，因为动词 $lɔ^{55}$ “找”后加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ŋ$ 且元音由 a 变为 $ɔ$ ，完成体标记 $zɔu^{55}$ 采用零形式；例(15a)中，助词 $du^{55}zɔu^{55}$ 采用零形式，表明控制项也是主语 $ur^{55}gɔ^{53}$ “我”。例(14b)(15b)分别在动词 set^{55} “打”、助词 $du^{55}zɔu^{55}$ 的词根 $zɔu^{55}$ 的前后都加 nur^{55} - 和 $-ɕu^{53}$ ，表示控制项是主语 $nur^{55}ŋi^{55}$ “你俩”。

① je^{55} ，是 gu^{55} (的) 与 $ɛ^{53}$ (是) 的合音。

在独龙语独龙江方言南部土语木力王话中，第一人称单数主语带第二人称双数宾语的强调式句子，控制项是宾语而不是主语；第二人称双数、多数主语带第一人称多数宾语的强调式句子，控制项是主语和宾语而不单单是主语。例如（刘菊黄 1988:179-180）：

- (16) a. $\eta\alpha^{53} m\epsilon^{31} nu^{31} n\epsilon^{55} dz\alpha\eta^{55} la^{55} -\zeta u^{31}$. 我找你俩。
 我 助 你俩 助 找-后缀
 b. $nu^{31} n\epsilon^{55} i\eta^{55} dz\alpha\eta^{55} nu^{31} -la:i^{55}$. 你俩找我们。
 你俩 我们 助 前缀-找
 c. $nu^{31} ni^{55} i\eta^{55} dz\alpha\eta^{55} nu^{31} -la:i^{55}$. 你们找我们。
 你们 我们 助 前缀-找

为什么迪政当话和木力王话会存在这种差异？由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木力王话的语料有限，暂时还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研究。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种现象是：主语为第二人称单数、宾语的领属定语为第一人称的受益结构的强调式，控制项则是主语和宾语的领属定语，如例（10b）所示。

2. 直接宾语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1) 主语为第三人称、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不及物动词使动句的强调式与及物自动词自动句的强调式。不及物动词使动句的强调式如例（3）所示，及物自动词自动句的强调式如例（4）所示。

2) 主语为事物名词、宾语为各人称的及物不自主动词（如 sel^{55} “呛”等）的强调式。例如：

- (17) $u^{55} g\alpha^{53} \eta\alpha\eta^{55} te^{55} nu^{55} -sel^{55} -\eta\epsilon^{55}$. 水呛着我了。
 我 水 助 前缀-呛-后缀-后缀

该例的控制项是宾语 $u^{55} g\alpha^{53}$ “我”，因为动词 sel^{55} “呛”前加了受动标记 nu^{55} ，且示证标记 id^{55} 上加有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eta$ 。

3. 间接宾语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主语为事物名词、间接宾语为各人称的不及物不自主动词（如 ku^{53} “传染”等带有方向性的动词）的一般式，如例（5）所示。

4. 主语领属定语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当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时，如果主语带人称代词类领属定语，控制项则是主语的领属定语，如例（6）所示。

5. 主语或直接宾语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主语为第三人称、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及物不自主动词的强调式，如例（7）所示。

6. 主语或间接宾语控制项选择的规律

主语为第三人称、间接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及物自动词使动句的一般式或强调式，如例（8）（9）所示。

三 控制项选择规律的成因

从上述控制项选择规律我们初步可知，制约迪政当话控制项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自主与非自主、自动与使动，句子的一般式与强调式等语法因素，

也有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等认知因素。下面我们以控制项出现的频率（由高至低排列）为纲，对迪政当话控制项选择规律的成因逐一作分析说明。

（一）强调式存在宾语为控制项的原因

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控制项会因句子一般式与强调式的差异而有不同的选择，即：各人称一般式的控制项一般都是主语，但强调式则不然，控制项有是宾语的情形。我们认为这是宾语定指度及宾语格助词缺乏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宾语定指度

从施受关系上看，迪政当话存在着一种强调施事句（即“强调式”）。强调式用于强调施事对受事（宾语）实施某种动作或行为，施事的动作或行为会对事件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因为此，强调式会在主语后加施事格助词以区别于一般式。例如：

(18) a. $u^{55}g\omega^{53}j\omega^{55}z\epsilon l^{55}$. 我在洗衣服。

我 衣服 洗

b. $j\omega^{55}u^{55}g\omega^{53}t\epsilon^{55}z\epsilon l^{55}pu^{55}w\epsilon-\eta^{55}$. 我准备洗衣服。

衣服 我 洗 将要-后缀

例（18a）是一般式；例（18b）是强调式，施事 $u^{55}g\omega^{53}$ “我”后加了施事格助词 $t\epsilon^{55}$ 。

迪政当话强调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受事在语义上必须是有定的，且拥有较高的定指度。我们比较下面的例句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例如：

(19) a. $\eta^{53}ka^{55}\zeta a^{55}k\epsilon^{55}t\lambda\eta^{53}wa:n^{55}-ji^{53}$. 他买了一把锄头。

他 锄头 一 把 买-后缀

b. $\eta^{53}t\epsilon^{55}k\omega^{55}p\epsilon^{53}t\lambda\eta^{53}ka^{55}\zeta a^{55}wa:n^{55}-ji^{53}$. 他买了那把锄头。

他 那 把 锄头 买-后缀

例（19a）是一般式，例（19b）是强调式。例（19b）的受事 $ka^{55}\zeta a^{55}$ “锄头”可在其前加指示性限制成分 $k\omega^{55}p\epsilon^{53}$ （那） $t\lambda\eta^{53}$ （把）“那把”；但例（19a）则不可，只能在 $ka^{55}\zeta a^{55}$ “锄头”后加数量短语 $k\epsilon^{55}$ （一） $t\lambda\eta^{53}$ （把）“一把”。

在有格标记的语言中，宾语（受事，Patient, P）的定指度会影响及物结构里主语（施事，Agent, A）和宾语（受事）的标记方式。如科姆里（2010:149-150）曾谈到：“在及物结构里，有一个信息流向涉及两个实体，A和P。虽然原则上A或者P都可以是有生命的或者定指的，但已经有人指出实际言谈中有一种很强的倾向，要求从A到P的信息流向跟生命度从较高到较低、定指度也从较高到较低的信息流向相关联。换句话说，及物结构最自然的类型是其中A的生命度和定指度较高，P的生命度和定指度较低；任何对这一模式的偏离会导致较特殊的有标记结构。这对于从功能观点解释格标记是有意义的：在信息流向上较特殊的结构在形式上也有较特殊的标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料语言用某种特殊手段来标示A的生命度或定指度较低，或标示P的生命度或定指度较高。”

据此，迪政当话一般式句子，如例（19a），由于A和P二者定指度的高低与信息流向是相符的，所以A和P都不需要特殊的标记；而强调式句子，如例（19b），由于P的定指度高于A，所以A和P都需要特殊的标记。这意味着迪政当话强调式中，宾语定指度的提升为宾语实现为控制项提供了语义基础。

2. 宾语格助词缺乏

宾语格助词的缺乏，是迪政当话强调式中的宾语实现为控制项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语法推

动力。因为，在藏缅语中宾语的语法标记往往有助词（或格助词）、语序、动词的形态变化 3 种。这几种语法标记在每种语言中的地位不同，在同一语言中也存在优先等级。其等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语法类型（戴庆厦、傅爱兰 2001）。迪政当话属分析性较弱的语言，缺乏标记宾语的格助词。例如：

- (20) a. $\text{ɛŋ}^{53} \text{nu}^{55}\text{juŋ}^{53} \text{la}^{55}$. 他找你们。
 他 你们 找
 b. $\text{ɛŋ}^{53} \text{te}^{55} \text{nu}^{55}\text{juŋ}^{53} \text{nu}^{55}\text{-set}^{55}\text{-juŋ}^{55}$. 他打了你们。
 他 你们 前缀-打-后缀

例 (20a) 是一般式，例 (20b) 是强调式，宾语 $\text{nu}^{55}\text{juŋ}^{53}$ “你们” 后都没有格助词。因此，在强调式中，为标记定指度较高的宾语，动词的人称一数就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与宾语保持一致，如例 (3) (4) 所示。

(二) 强调式主语人称影响控制项选择的原因

同为强调式的情况下，主语为第一、二人称时，控制项一般是主语；但主语为第三人称时，控制项多数情况下是宾语。我们认为这与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有关。关于名词短语的生命度和动词一致关系之间的相关性，科姆里 (2010:222) 指出：“从名词短语的形态转而考察动词一致关系，我们在一系列广泛的语言中发现一个共同的、有动因的模式：一致关系往往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即动词跟生命度较高的名词短语相一致，而不跟生命度较低的名词短语相一致，在某些特定情形或一般情形里生命度甚至使语法关系失效，而语法关系在各种语言中通常是决定一致关系的因素。”关于名词短语的生命度，Comrie (1989) 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等级序列：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 > 其他人类名词短语 > 动物名词短语 > 无生命物名词短语，一个名词短语越是靠左生命度也就越高。在这个等级序列里，尽管并未提及第三人称代词，但世界语言的诸多事实普遍证明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生命度高于第三人称代词。我们认为，正是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与第三人称代词在生命度上的这种区别引发了迪政当话不同人称主语强调式句子控制项选择的差异。例如：

- (21) a. $\text{ɛŋ}^{53} \text{te}^{55} \text{u}^{55}\text{go}^{53} \text{nu}^{55}\text{-su}^{55}\text{lep}^{55}$. 他教了我。
 他 我 前缀-教
 b. $\text{ɛŋ}^{53} \text{te}^{55} \text{na}^{53} \text{nu}^{55}\text{-su}^{55}\text{lep}^{55}$. 他教了你。
 他 你 前缀-教
 c. $\text{u}^{55}\text{go}^{53} \text{te}^{55} \text{ɛŋ}^{53} \text{su}^{55}\text{lep}^{55}$. 我教了他。
 我 他 教
 d. $\text{na}^{53} \text{te}^{55} \text{ɛŋ}^{53} \text{nu}^{55}\text{-su}^{55}\text{lep}^{55}$. 你教了他。
 你 他 前缀-教

例 (21) 都是强调式。例 (21a) (21b) 主语都是 ɛŋ^{53} “他”，宾语分别是生命度高于它的 $\text{u}^{55}\text{go}^{53}$ “我”、 na^{53} “你”，因此，控制项都是生命度高的宾语；例 (21c) (21d) 的宾语都是 ɛŋ^{53} “他”，主语分别是生命度高于它的 $\text{u}^{55}\text{go}^{53}$ “我”、 na^{53} “你”，因此，控制项是生命度高的主语。

正如 Comrie (1989) 所发现的，对于动词一致关系，在某些特定情形或一般情形里，生命度甚至使语法关系失效，我们认为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和定指度在制约独龙语控制项的选择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即二者的制约力会随句法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强弱的转化，在特定

情形里甚至会使对方失效。一般式句子中,即使主语的生命度低于宾语,控制项仍是主语,如例(2)所示,主语 $\text{e}\eta^{53}$ “他”的生命度低于宾语 $\text{u}^{55}\text{j}\text{u}\eta^{55}$ “我俩”,但控制项仍然是 $\text{e}\eta^{53}$ “他”。这表明名词性成分定指度的作用是主要的。强调式句子中,控制项会倾向于选择生命度较高的名词性成分,说明名词性成分生命度的作用是主要的,如例(21)所示。

(三)一般式以人称代词类间接宾语或领属定语为控制项及人称代词并列结构控制项人称遵循 $1 > 2 > 3$ 等级序列原则的原因

主语为事物名词、间接宾语为各人称的不及物不自主动词(如 ku^{53} “传染”等带有方向性的动词)的一般式,控制项是间接宾语;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时,如果主语带人称代词类领属定语,控制项则是主语的领属定语;主语是人称代词的并列结构时,主语控制项的人称遵循“ $1 > 2 > 3$ ”等级序列的原则。这些现象也都可用 Comrie (1989) 提出的名词性成分生命度等级序列原则加以解释。越是靠左的名词性成分,生命度越高,也就越易成为控制项。主语为事物名词、间接宾语为各人称的不及物不自主动词的一般式,控制项是间接宾语,如例(5),由于主语 $\text{m}\omega^{55}$ “感冒”的生命度低于间接宾语 $\text{u}^{55}\text{j}\text{u}\eta^{55}$ “我俩”,所以控制项是生命度高的 $\text{u}^{55}\text{j}\text{u}\eta^{55}$ “我俩”。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时,如果主语带人称代词类领属定语,控制项则是主语的领属定语,如例(6),由于主语 $\text{p}\alpha^{55}$ “肚子”的生命度低于领属定语 $\text{u}^{55}\text{g}\omega^{53}$ “我”、 $\text{n}\alpha^{53}$ “你”、 $\text{e}\eta^{53}$ “他”,所以控制项是生命度高的领属定语。主语是人称代词的并列结构时,主语控制项的人称遵循“ $1 > 2 > 3$ ”等级序列的原则,如例(11)。例(11a)中,由于人称代词并列结构主语中第一人称 $\text{u}^{55}\text{j}\text{u}\eta^{55}$ “我俩”的生命度高于第二人称 $\text{n}\text{u}^{55}\text{n}\text{i}^{55}$ “你们”,所以人称代词并列结构主语的人称随 $\text{u}^{55}\text{j}\text{u}\eta^{55}$; 例(11b)中,由于人称代词并列结构主语中第二人称 $\text{n}\text{u}^{55}\text{j}\text{u}\eta^{53}$ “你们”的生命度高于第三人称 $\text{e}\eta^{55}\text{j}\text{u}\eta^{53}$ “他们”,所以人称代词并列结构主语的人称随 $\text{n}\text{u}^{55}\text{j}\text{u}\eta^{53}$ 。

关于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的生命度,总的趋势是: $1 > 2 > 3$,但在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方面,具体情况会有些出入,尤其是第一、第二人称,其生命度有时可被同等看待,我们前文所分析的强调式就是如此。

(四)以主语或宾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为控制项的原因

主语为第三人称、间接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及物自主动词使动句的一般式或强调式及主语为第三人称、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及物不自主动词的强调式,控制项存在两可的现象。这两种情况都与自控度有关。先看及物自主动词使动句的问题。Comrie (1989) 认为自控度的差别在有生命的被使者身上最易觉察,并按自控度(由大到小)建立了一个被使者的自控度等级序列:工具格 $>$ 与格 $>$ 宾格。在独龙语及物自主动词使动句中,由于宾语位置已被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占据,被使者经常采用“与格”,如例(8)(9)所示,“被使者” $\text{u}^{55}\text{g}\omega^{53}$ “我”和 $\text{n}\text{u}^{55}\text{j}\text{u}\eta^{53}$ “你们”后都带有与格助词 $\text{l}\epsilon^{55}$ 。那么,因“与格”语义角色而获得一定自控度的“被使者”就可以对“主使者”“致使”的动作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接受或拒绝。当“被使者”接受“主使者”的致使动作时,控制项就是“被使者”,如例(8b)(9b);当“被使者”拒绝“主使者”的致使动作时,控制项就是“主使者”,如例(8a)(9a)。至于这种情况下无论一般式还是强调式都遵循相同规则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自控度的制约力强于定指度所致。

再看及物不自主动词的问题。我们认为,迪政当话中存在的“主语为第三人称、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及物不自主动词强调式的控制项是主语或宾语”的现象,也是由主语对动

作施加的自控度的高低引起的。例(7b)的控制项是宾语 na^{53} “你”，符合强调式控制项选择的一般规律，隐含的意思是主语 en^{53} “他”对所描述的事件自控度较低，为完成事件并未付出特别的努力；例(7a)的控制项是主语 en^{53} “他”，突破了强调式控制项选择的一般规律，隐含的意思是主语 en^{53} “他”对所描述的事件有一定的自控能力，为完成事件贡献大。

(五) 以主语或主语、宾语的领属定语为控制项的原因

主语为第二人称单数、宾语的领属定语为第一人称的及物动词自动句的强调式，存在控制项是主语或主语、宾语的领属定语这种两可的现象。这可用礼貌原则加以解释。Leech(1983)认为，构成礼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话语留给听话人的自主选择程度。话语提供给听话人的自主选择度又是由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决定的，发话人采用越间接的话语方式，其强加程度就越小，听话人自主选择作出被要求行动的自由度越高，话语的礼貌程度也就越高。

我们发现，例(10)控制项两可的现象正是由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决定的。发话人向听话人表达同一个要求时，例(10a)因使用了命令式(控制项是“主语”)，听话人就失去了自主选择权，话语礼貌度低；例(10b)因使用了受益结构(控制项是“主语和宾语的领属定语”)，就给予了听话人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话语礼貌度较高。我们的发音合作人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两种表达方式礼貌度的差异，调查时他再三向我们解释二者使用的场合。

当然，这里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主语为第二人称双数、多数，宾语的领属定语为第一人称的及物动词自动句的强调式，无论是命令式还是受益结构，控制项都只是主语。为什么第二人称单数与第二人称双数、多数作主语时会出现这种差异？目前我们还解释不了。例如：

- (22) a. $nu^{55}ni^{55}te^{55}ur^{55}ju^{53}ka^{55}za^{55}pu^{55}zi^{55}-\zeta u^{53}$. 你俩 助 我们 鸡 食 前缀-给-后缀 你俩帮我们喂一下鸡。
 b. $nu^{55}ni^{55}te^{55}ur^{55}ju^{53}ka^{55}za^{55}pu^{55}zi^{55}wa^{55}-\zeta u^{53}$. 你俩 助 我们 鸡 食 前缀 给 后缀 后缀 请你俩帮我们喂一下鸡。
- (23) a. $nu^{55}ju^{53}te^{55}ur^{55}ju^{53}ka^{55}za^{55}pu^{55}zi^{55}-ju^{53}$. 你们 助 我们 鸡 食 前缀-给-后缀 你们帮我们喂一下鸡。
 b. $nu^{55}ju^{53}te^{55}ur^{55}ju^{53}ka^{55}za^{55}pu^{55}zi^{55}wa^{55}-ju^{53}$. 你们 助 我们 鸡 食 前缀-给-后缀-后缀 请你们帮我们喂一下鸡。

四 结 语

从以上共时分析可发现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一致关系控制项的特点主要有：1) 控制项的类型丰富，有主语、宾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主语的领属定语、主语或宾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主语或主语、宾语的领属定语等。2) 控制项的选择规律复杂，不同控制项的选择是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宾语格助词缺乏、礼貌原则以及名词性成分的定指度、生命度、自控度等因素单独或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因素共同作用时，总有一个因素是起主导作用的。3) 控制项的类型和选择规律存在一些不同于独龙语南部土语木力王话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傅爱兰. 2001. 《藏缅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方言》第4期。
 [2] 戴庆厦、李 洁. 2005. 《藏缅语的强调式被动句——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语言研究》第3期。

- [3] 刘菊黄. 1988. 《独龙语动词研究》, 《语言研究》第1期.
- [4] 科姆里, 伯纳德. 2010.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二版), 沈家煊、罗天华译, 陆丙甫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5] 孙宏开. 1982. 《独龙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杨将领. 1999. 《独龙语使动范畴语法形式的演变发展》, 《民族教育研究》第6期增刊.
- [7]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Corbett, Greville G. 2001. Morphology and agreement. In Andrew Spencer & Arnold M. Zwicky (eds.).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pp.191-205. Oxford: Blackwell.
- [9]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Controllers for Person-number Agreement on Verbs in Dizhengdang Dialect of Dulong

PENG Ru and TANG Xianqing

[Abstract] Verbs in the Dizhengdang dialect of the Dulong (Dlong) language have person and number categories, whose agreement with the controllers are displayed via markers added to the verbs and inflections of the verb roots. The controllers for the person-number agreement on verb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types and complex selection rules. Syntactic elements that can serve as controllers include the subjects, the direct objects, the indirect objects and the possessive attributes.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controllers is determined, eithe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by transitivity of verbs, lack of object case particles,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as well as definiteness, animacy and volitionality of nominals.

[Keywords] Dizhengdang dialect of the Dulong (Dlong) language person and number categories of verbs agreement controllers

(通信地址: 410081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胡鸿雁】